

# 从一份简单的剧目统计想到的

张一帆

作者赐稿

-

2002年到2005年，笔者在北京攻读戏曲学，由于专业学习的需要，加上在学校经常能够得到较多的看戏机会，三年来就有了200多次进入北京各大剧场观摩舞台演出的经历。如今学业完成，小计了一下这几年看过的戏，特别是京剧，大概有下面这140多个剧目：

保留剧目（共115出）

老生戏：《文昭关》、《法场换子》、《辕门斩子》、《乌盆记》、《打金砖》、《南阳关》、《徐策跑城》、《击鼓骂曹》、《问樵闹府·打棍出箱》、《宋士杰》、《赵氏孤儿（选场）》、《白帝城》、《杨家将》（央视直播）、《失空斩》（央视直播）、《阳平关》（央视直播）、《秦琼观阵》、

小生戏：《小宴》、《周仁献嫂》、《罗成叫关》

武生戏：《大破铜网阵》、《英雄义》、《三岔口》、《钟馗嫁妹》、《石秀探庄》、《状元印》、《武松打店》、《挑华车》、《小商河》、《长坂坡》、《战冀州》、《战宛城》（央视直播）、《战马超》（央视直播）、

红生戏：《古城会》

青衣戏：《断桥》、《状元媒》、《锁麟囊》、《西厢记》、《黛诺》、《春秋配》、《贺后骂殿》、《祭塔》、《秋江》、《六月雪》、《荒山泪》、《苏三起解》、《三堂会审》、《三娘教子》（央视直播）、《春闺梦》（央视直播）、

花衫戏：《霸王别姬》、《天女散花》、《穆桂英大战洪州》、《贵妃醉酒》、《白蛇传》、《王熙凤大闹宁国府》、《宇宙锋（选场）》、《花木兰》、《穆桂英挂帅·捧印》、《昭君出塞》、《廉锦枫》、《红线盗盒》、《福寿镜》（央视直播）、

花旦戏：《卖水》、《红娘》、《香罗帕》、《勘玉钏》、《小上坟》、

《春草闯堂》、《拾玉镯》、《棒打薄情郎》

武旦戏：《虹桥赠珠》、《盗仙草》、《铜大缸》、《扈家庄》、《打焦赞》、《虹霓关》、《竹林记》、《盗库银》

刀马旦戏：《挡马》、《战金山》

老旦戏：《望儿楼》、《钓金龟》、《游六殿》、《孝感天》、《岳母刺字》、《罢宴》（央视直播）、

铜锤花脸戏：《探皇陵》、《赤桑镇》、《铡美案》、《敬德装疯》、《锁五龙》、《探阴山》（央视直播）

架子花脸戏：《芦花荡》、《李逵探母》、《除三害》、《刘唐下书》、《坐寨》、

生旦对戏：《坐宫》、《游龙戏凤》、《武家坡》、《奇双会·写状》、《宋江杀惜》、

群戏：《雁荡山》、《八仙过海》、《红鬃烈马》、《隔江斗智》、《杨门女将》、《龙凤呈祥》、《八蜡庙》（央视直播）、《龙凤阁（大、探、二）》（央视直播）、《将相和》（央视直播）

玩笑戏：《盗魂铃》、《十五花洞》、

丑角戏：《连升店》

小戏：《小放牛》

猴戏：《十八罗汉斗悟空》（央视直播）、

新编剧目（共 26 出）：《阎惜姣》（小剧场）、《棒缚》、《春秋霸主》、《巾帼红玉》、《凤氏彝兰》、《四美图》、《袁崇焕》、《哪吒》、《廉吏于成龙》、《马前泼水》（小剧场）、《百草泉》、《处容探母》、《天地一秀才》、《祝福》、《洛神赋》、《华子良》、《对花枪》、《狮子传奇》、《陈三两》、《狮吼记》、《法官妈妈》、《图兰朵公主》、《贞观盛事》、《宰相刘罗锅》、《杜十娘》、《大唐贵妃》（央视直播）

※除注明“央视直播”外均为现场观看

以上这些笔者看过的剧目，尤其是保留剧目（包括传统戏、已为观众熟悉并接受的新编历史戏和现代戏）当中，有相当一部分是笔者学院表演系的内部彩排教学剧目，在专业院团的公开演出中是不多见的。身处戏曲学院，近水楼

台，又养成了逢戏必看的习惯，虽然难免挂一漏万，但还是大胆地推测，这些剧目可能是北京京剧的大部分常演剧目，由于其中包括教学剧目，因此可以说，专业京剧院团常演的剧目比 115 这个数字还要少得多。

假如上面的推测是成立的，那么这份剧目统计至少能够看出四个方面的问题：

1、京剧常演剧目总体数量不多。1989 年由戏剧出版社出版的《京剧剧目辞典》

（曾白融主编）中收录的京剧剧目总数有 5300 余条，当然，这其中包括了一戏数名、连台本戏以折（出）计数等重复计算的情况，而且还有些是纯粹的案头剧。故而，钮骠先生估计，在京剧发展过程中，大约上演过 3000 个左右的剧目；虽然不可能所有上演过的剧目最终都成为保留剧目，但是，作为“国粹”的京剧，在发祥地北京，目前经常演出的只剩下了 100 多个剧目，即便是在如今所谓演出市场萧条的情况下，恐怕也很难满足戏迷观众的欣赏需要，更遑论发扬推广了。

2、涉及具体行当或被公认的流派剧目不多。笔者对上面所列的剧目粗略地作了

行当的划分，肯定有不尽准确的地方，不过可以看出的基本情况是，老生、青衣、花衫、武生等“主角行当”的剧目相对老旦、武旦等“配角行当”还较多些，但最多也不超过 15 出；马明捷先生曾在“京剧沙龙”中指出，唱老生的演员没听说过《摘缨会》，唱花脸的演员没听说过《牧虎关》，是不应该的。而叶盛章、叶盛兰兄弟曾经以之挑班的行当武丑、小生为主的剧目更是少得可怜。近来为广大戏迷喜爱的“程派”戏，《锁麟囊》、《春闺梦》、《荒山泪》以外，就少见专业演员的演出了。梅兰芳先生即使到了晚年，也有“梅八出”之说，现在至少笔者所看过的“梅派”戏，是凑不到八出的。随着朱秉谦、冯志孝、张学津等先生的年事渐高，“马派”戏也不多见；更不用说北京地区本来就少见“麒派”戏了。同时，也并没有见到有为数众多的创造出“新流派”的剧目出现。

3、以念白、做功为主的剧目不多。最近在中国戏曲学院闭幕的“京剧学学科建设”研讨会上，不少专家认为，现在的年轻演员，“唱、念、做、打”四

功，好像就剩下“唱”一功了。可是当年雷喜福先生拿手的以念白为主的“三审”（《审头刺汤》、《审刺客》、《审潘洪》）、《十道本》，筱翠花先生擅长的重念、做的花旦戏如今在北京都基本看不到，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。且不说“千斤念白四两唱”，就说京剧演出千篇一律的都是唱功戏，从欣赏接受的角度而言也会乏味的，更不好的方面是导致青年演员形成“一响遮百丑”的“偏食”的艺术观。其实，念白的基础掌握得不好，很难说唱功就会有多大的发展；重唱不重做，更会被人认为“歌剧演员”，京剧作为综合艺术的魅力也就无从体现。

4、新编戏成为保留剧目的不多。众所周知，近年来，全国各地都在排演新编剧

目。中国京剧艺术节办了四届了，展演剧目少说也出了上百个了，创作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，笔者在北京也得以看到了全国各地进京演出的 20 多个新编剧目。且不说排演新戏所花的物质、精神双方面的代价，单看能够“落住”的戏，实在是不多，这还只是说其能否成为常演的保留剧目，还不涉及到能否深入人心的问题。

由上面的分析自然引发出我们对京剧剧目数量与质量关系的思考。160 多年的京剧发展史，曾经有过 3000 多个演出剧目，才积淀出博大精深的京剧艺术。周信芳一生演过传统和新编剧目 644 出（《麒艺丛编（第四辑）》，学林出版社 2004 年 6 月版），才成其为“麒老牌”，才会从《剑峰山》邱成的身段中化出《义责王魁》中王中脱褶子的经典表演；梅兰芳不否认自己“嫦娥花锄，抡如虹霓之枪；虞姬宝剑，舞同叔宝之铜”，相反还肯定自己吸收传统精华的创新路子；富连成社的弟子们入科后不会到 200 出戏，出科以后是搭不到班的。辩证唯物主义认为，质变往往是在量变的积累下完成的；当然，对一个剧目的表演千锤百炼、精雕细刻，也会使演员有触类旁通的质的提高，这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，现在单个剧目演出的场次数量就能达到“千锤百炼”了吗？笔者没有做过演出场次数量的调查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个数量是绝不可能与老艺术家们当年比肩的。很多京剧表演艺术家都曾总结过艺术创作“少、多、少”的规律，可以说是艺术创作要经历的三个阶段。规律只能发现和利用，不能创造和改变。这三个阶段是需要依次经历的，是不能任意逾越的，没有基础阶段横平竖直的“少”，也就难有发展阶段的绚丽多姿的“多”；没有发展阶

段各方探索的“多”，也就不太可能有成熟阶段精益求精的“少”，片面夸大任何一个阶段的作用都不符合规律，但是现在经常要强调“创造”，当然这主要指的是成熟阶段少而精的“创造”，动意是好的，艺术不创造如何成其为艺术，只是，没有剧目数量和演出场次数量的积累，何来质量的提高呢？

但愿能看到更多的京剧剧目，无论是传统的，还是新编的，希望都能多起来，那么我们说“振兴”和“繁荣”就有底气了。最后再想提一句，王琴生、刘曾复先生 93 岁了，宋宝罗先生 90 岁了，王金璐先生 86 岁了，李金鸿先生年轻一些，82 岁了，他们的身体现在还好，他们身上还有好多精彩的好戏，大多数人还都不会，要抓紧时间啊。

张一帆，浙江省杭州市人，1980 年月生，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  
2006 级戏剧戏曲学博士研究生

---

[z1]全文 3352 字